



第二期·一九三一，一〇，一五。

行發社星星·刊月學星星

第六倉的第一夜

讀火流

開除以後(續完)

中國不亡，實無天理

維持中日友誼……

第六倉的第一夜

此生

警察爺爺把我推進了第六倉間，
那一群先進者爭向我慇懃慰問：
喂，朋友！你可曾吃過了晚餐？
他們裡少半是學生多半是工人。

我雖然不認識他們中的一個，
但他們的熱情已經陶醉了我。
剛才，倒像是脫了地網天羅，
而今，倒像是脫了地網天羅！

二

冰冷呵水門汀的床，
害得我打戰了終宵！
夢是永不能做的了，
我只有無盡的思量。

我想起了我底老愛人，
我不可一日離的此君。
你也在輾轉，傷神？
你底淚已濕透枕中？

我不曾試過深夜不歸，
今夜你會怎樣的思疑？
以爲我是給汽車碾死？
以爲我跌下白鵝潭裡？
你知道我是買書去了，

那曉得買書便要坐牢！

哦，買書便要坐牢，

我自己也何曾夢到！

一九二八，二，冬節前夜，

于廣州公安局的獄中

讀「火流」

洪濤

此生來偏要我為他的詩集做序，我根本就不贊成別人做序，所以我沒有做。

現在印在這裡的，只是我讀了他的詩後所想到的幾句話，不是序，也不是所謂跋。

詩是真情的流露，換句話說，是心胸蘊藏着的不能不快的自然的語言。我們「做」不出好詩；而無意的吟哦，却時發現佳句。

此生的詩，第一的特點，便在他的自然純樸。他的詞句沒有一些雕琢，好像秋空的淡素，然而却適合着無限的美。

真正的美人，並不在她的脂粉而在她生成的美；真正的好詩，也不在他的雕琢堆砌而在他的自然。

我們喜歡優美的春天，我們更加喜歡天高氣清的秋季。春天雖然可愛，然而我們總覺得他的意味沒有秋空的純樸淡潔而且雋永。

此生的詩，就是像秋空這麼清淡自然，同時又是這麼雋永。

好一塊白蓮花瓣，

吹落我的跟前。

輕輕的牠括起，

呆呆的看了半天。

哦，在夢想的人間，

真個今天見面？

——蓮花一瓣

多謝天風，

把火花吹放；

死墨墨的山岡，

湧出了滔滔赤浪。

「火山爆了」

我的心似醉如狂！

——火流

像這樣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講到他的詞句，可以說沒有一句不是這麼自然純樸。

此生的詩的第二特點，便是熱情的傾露。他自己說過，他的詩都是積鬱胸中不得不吐的。因為這樣，所以非常自然；也因為這樣，所以非常熱烈。

我願這滾滾的火流，

流到人們的心上；

冷冰的復歸燃熱；

軟弱的化作剛強；

曖昧的使它發亮；

狹窄的變了汪洋。

——火流

使我肅然的是你的從容就義，

使我歌詠的是你的赤熱心潮，

使我憤慨的是你的冤讐莫洗，

使我悲哀的是你的身後蕭條。

啊，看見我們革命勢力的消亡，我不能不想起你了。

看見我們中華民族的頹唐，

我不能不想起你了。

——想起了！君

五年來的荆棘滿途，

飽受了天公殘酷，

然而我倆勇氣如刀，

並沒有向老天屈服。

什麼苦楚，

什麼風波，

你我也曾磨練過，

何曾磨死你和我！

只這一點便值得我倆高歌。

——我們的紀念日

這是何等熱烈的詩句！真如火花的飛迸，火流的

傾瀉。

這種例子也幾乎隨處可見。這種熱情，便可以使我們的心弦和他的共鳴。

不過，此生的詩也不能說沒有缺點。我所見到的，便是覺得他的詩，清曼而不雄渾，熱烈而不激揚。換言之，便是尙覺缺少一種力！

這一點我曾向此生說過，此生也很承認並說出他的原因。他說：

「我的詩過於微弱，那是不錯的，因為我十幾歲的時候，很愛讀柳永詞，那一種婉曼的音調無形中把我縛束着了。同時，我的體魄柔弱也是做不出雄大的東西的原因——我深信生理是可以支配一個人的思想的。」

此外使我想到的，便是藝術確是生活的反映。

此生的熱情如火，而且想唱出「窮苦者的悲歌」；然而反映在他的詩上的，却終沒有充實的此類作品，因為他沒有這種生活。

反過來看，有一類詩歌，他寫得最多而且都很充

實的，便是他的「情詩」。他因為有他「不可一日無」的「此君」，所以有充滿着「愛」的生活，於是反映出來的這一類的詩歌也便非常充實。

我每每躲在月下流連，

因為他可以把我的胸懷窺偏，
同時也可以直射到你的心田；

我倆的心靈，

便可以仗她打成一片！

我又想她是塊光明大鏡，

一定可以把我倆的容顏收在裡邊；

那末，我倆就可以在月中相見。

——寄此君

然而我妬忌照中的我，

因為他永遠站在你的身旁；

我也怨恨照中的你，

因為她不和我的詩畫一樣。

——同上

這一類相思的情緒，沒有那種充實的生活，無論如何是寫不出的。

還有一點我們不可不注意的，便是我們的詩人，無時不想克服他有階級的意識而積極向着新的階段進展。

想爲你作一首新詩，

從何說起？

算了罷，

送你到白鷺潭裡，

騎波飛去！

順帶着我底死掉了的情思，

葬在渺茫深處。

——蓮花——

一隊白鷺來了，

怡然的向綠波戲弄；

不好！不好！

引起了我的清閑夢。

鷗兒呀，

你去罷！

我此去抱着雄圖，

你莫把閑情相擾！

——温州洋上

他的有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無時不在抬頭，而他也無時不想把他克服下去。在這種鬥爭的場合，他的詩也多由此產生了。

以上的話，是我讀了此生的詩後隨想隨寫的，因爲不是序也不是跋，所以讓他這樣的拉雜拉雜。

末了——

我願這滾滾的火流

流到人們的心上；

冷冰的復歸燃熱；

軟弱的化作剛強；

曖昧的使他發亮；

淺窄的變了汪洋！

（火流不日將由本社出版）

開除以後

白山

二

夜間工作回來，黃昏的時候，他踏進了他的農民式的陋室——這是異鄉。

這裡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燈，燃着的只是微微發光的油燈，簡直似鬼火。

他坐在桌前，雙腳疊起，搖着。桌上攤着一張白紙，眼光光的看着。

他想起了一年以前的時候，離開了學校，不敢回家，那條自以為一定中的聯榜亦終於使他失望。于是迷到親戚家，不兩日又迷了出來。……！

他與農夫的相識和友情連成一起地閃過他的前面。

他的家境——我不知道，不過他的父親，的確是一個連一枚銅元也沒有人相信的人；所以他是窮者。于是他的父親只有使他到免費的學校去。

第一天，他的父親特自犧牲一朝的工作送他到學校去上課。他看見特別而新奇的一切，及一個個從未見過的人物。——他覺新奇而特別的一切，這是他一生的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他被開除的那一日，——這幾乎怕得他要走回母親的肚里。當父親要回家的時候，他幾乎要哭出聲來，但是在學校痛哭是不行的，他只知道。

學校開學已經一個多月，半個人也不相識，半句話也不會與人說過。他有時也很想問問人，但是他又恐怕，恐怕得到侮辱和冷眼的回話，況且他又不諳問人的開頭語，及彼此的稱呼怎樣，如「貴曰令尊大人，答曰家父」之類。

到底誰要誰先問呢？你沒有問人，你怎知人不會和你談話呢？一天，他來了這樣的思想。他終于冒險，又不用什麼開頭語向一位看來並不驕傲的同學問：「喂，你有帶字典來嗎，英文典？」

「有的，要嗎？」那位同學說着捧出他的稀珍大字典來。不說什麼「Thank you」，就是連「多謝」他也沒

有說着。

奇怪，他兩人並不通着姓名。中國古代的人戰鬥，有「英雄不殺無名之將」，而必通姓名，他們是敵尙且這樣，何況我們是同學？他想。亦不過想而已。

他不願問，只得走去看座位表，知道「這東西」是叫黃平才的。

他記得，三月一日那天，他忘了帶英文回校。

「你沒有書麼？來，我和你同聽。……」在他後面的同學說。

也是一樣，不通姓名，橫豎他們不是戰士，也不至於「英雄殺了無名之將」吧。但他在座位表上，知道這是晨煤。

他對晨煤很尊敬，不說笑，也不說謊。如將成人的小孩對會長一樣，連一根毫毛也不敢動一動，只有兩個字，「敬畏」而已。

已有相當時間，他覺得實在太機械了，應該隨便便，應該不客氣，應該戲戲弄弄，應該談談笑笑。

一次，他提出所謂「肉體上的關係」的問題，他說

：「所謂『肉體上的關係』，不應單指區區一件事，譬如人與獸，人和人——即男和男，男和女，女和女——都有肉體上的關係，如親近，接觸，親吻，握手是也。不過關係只有多與不多、深與不深而已。……」

晨煤病了十多日，沒有回校。他，實米，天天去看信筒，以為晨煤一定有信給他了，但是一連看了幾天，沒有片紙隻字，他又怪他太不是了，或是他死了。又想寫信去問，但又恐不喜歡，又以爲郵差把它失掉。

有時他在夜間想起了許多問題和說話，預備明天回去對晨煤說，但一到要說的時候，有些已經忘掉，有些又說不出，有些又恐他不願聽，爲了這些，使他很痛苦。

有時覺得晨煤對他很好，有時又覺得冷淡；所以有時他對他很信任，有時又有些懷疑。

常他想起了什麼說話時，立刻就見他，他想見他，同時又不願見他，因爲它會使他很痛苦，精神上

的痛苦，有時他對晨煤懷疑得很凶，但是立刻又後悔，打自己的嘴巴，咬自己的指頭。

一個人至怕精神上的痛苦，因為往往厲害過物質上的痛苦，他想。近來，他不知在那里偷得這樣的名詞了。

他對晨煤探求，解剖着；不過又不是特別去解剖的，而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要知道，解剖學家的解剖刀只可解剖別人，而不能解剖自己，而且不願意，這是真的，否則，除非是瘋人，如周老山之流。

他很隨便，時常不要緊似的。

他對晨煤有時覺得非常明瞭，有時又覺得非常隔膜；當他以爲明瞭時，如入了晨煤的血液走遍了全身；當他覺得隔膜時，如隔斷丈江河一樣。

那一次他跌了一交，晨煤忙把他接了起來，拍去身上的泥塵，他只得咬着牙根支吾着，在學校啼哭是不行的，他只知道，痛定之後，他又想起孩子們的可笑，當他們跌到時，坐起來，哭了，但是你向地上踢

了兩腳，向他罵了幾句「可惡的東西！」後，就什麼也沒有。

這正像一般的弱小民族，既然跌了一交，坐起來哭了，但是帝國主義者們，資本主義者們，則用一切手段及花言巧語來哄騙及麻醉他們，口里說着：「上帝保佑你！」痛定之後，他想。

當晨煤扶他起來的時候，他很想對他答復一個「多謝！」但是對於這一層實非他所長，因為他從未這樣幹過。

所謂「中庸」亦不過欺詐而已，「中庸」是沒有進化的，它的本身就是墮弊，中國就是給「中庸」支配着的國家，所以難於革命。其實中國的「中庸」現象，對上則捧之，對下則壓之。所以不識「中庸」，在這社會將無立足之地了。關於這一層，他不能再想下去。

他時常去問人，對於孔二先生的成見。一次，他問到一班同班，綽號扁鼻的。他問：「喂，扁鼻，你對孔子怎麼樣？」

扁鼻皺着鼻頭，擺着很低的鼻尖說：「那當然喜

歉啦，他造文字給我們讀！」扁鼻的說話很粗重，如敲着的破大鑼一般。

這些的答話幾乎笑掉他的牙齒——孔二是造「字」，那裏看來的呀？從前的私塾，必定敬着「先師孔聖之神位」，學生回校時一定要拜跪的，這就是表示孔二是一位大教育家。孔二是造字？他不相信！若說是政治家，哲學家也許承認的。

他曾與晨煤談過孔子，他說：「看，孔子與陽貨的故事：陽是孔所憎惡，而不願與之相見的，但有一次陽來拜訪，適孔不在家，於是留下禮物。孔歸，見而不安，既受了禮物，而又不願對人不住，於是就等陽不在家，然後去報訪替代了。」——這，不就是他的「中庸」嗎？現在我來舉一個譬喻：如帝國主義者們，資本主義者們，是我們的敵人，應該打倒的，也許承認了吧？若果來向我們拜訪，送禮物，說什麼「上帝保佑你」，那麼怎麼辦呢？妥協麼？用孔子的法子嗎？……

晨煤對他的議論很表同情。

他坐在桌子的前面，雙腳疊起，搖着。桌面擺着一張白紙。

他開始寫他的信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寫，適當的就寫下去——

好友，——不知你喜歡否，我這樣稱呼你？

我自從被逐後，經過了許多神秘的事呵！你喜歡聽？

我自被逐後，發了許多新奇的夢。我到過天堂而且走遍地獄，夢里。

哦哦！我還有資格通信麼？答我！因為我是一個開除生。

天堂有的是呆板，地獄有的是魔鬼，無物之地只有空虛，我不願住，非我所宜住。

我已別天堂，地獄，無物之地而遠離，仍回我原來之處所。——它雖是一樣的黑暗和罪惡，但到處都充滿了希望的空氣！

你也許還記得吧？那一次你伴我到醫院看病，呵，自上午十時等到下午一時，醫生還不願動身！眼看

西醫生進，又眼看西醫生出，呵！知道了：西醫生看病，是加倍的價錢！

突然其來的聲音，往往使你嚇跳；陽光的射來，往往使你噴嚏；廁所的香味，往往使你作嘔；或種的氣味，往往使你作咳嗽；我受了這麼大的刺激，可恨手上沒有炸彈！

我時常記念你，希望有能和你在一起的機會。

我現在又想起了：當我離校的那一日，發了一場可怕的「聯榜」大夢。

我離校的時候，爲什麼不向你說知呢？大約是恐得到冷眼和侮辱吧！我不知道！

我是沒有時間回去了，——能否還是將來的事。請你對我父母報告我的消息：我還沒有死。將來是有相見的日子。

完了，——其實，還未完，不過我要睡覺了，因爲明天五時就有工作。

我們相隔已經一年，你的消息，寂然無聞，不過到有空的時候只靠我過敏的神經想像罷了。

現在要睡了，我希望能與你在夢中相會，親吻你，擁抱你。

嚶，我已經有愛人了呵，（許我說一句謊）我將依你的法子實行了——吃醋。

X月X日

他在街上行着——還是異鄉。臉上呈着有一種很難解決的問題的樣子。脚步抽得很疏。他見了一個男人，想起了父親，見了一個女人，使他想起母親。

他想到母親死，筆直地橫在床上。「是的，我相信她一定死了，而且一定是爲我而死！」

他想像他已經回家，見了母親的情形，不覺跪了下來，掩着母親僵冷的手，死一般的陰氣，傳到了他的心窩，使他打起寒戰來。他放聲哭了，他的眼成了見魔鏡，見出無數魔鬼，有無常鬼，冒失鬼，卵毛絨死鬼，高聲的投水鬼，生兒不出的月難鬼，刀殺的無頭鬼，一切鬼，有些是周身腫漲着，有些是血淋漓可怕，奇形怪狀的也有，一層層地圍着母親，一個

年青的月蝶鬼真可惡，裸着體跳起舞來，她來撫摩他的頭髮，拉他的手，而且伸出兩手，有所要求似的，他忍不住了，正要吻她時，忽又被推開，笑嘻嘻地只管跳她的舞。忽然無頭鬼手持單刀直來，要殺他的樣子，使他嚇了一跳，渾身冷汗。

魔鬼們已經無踪了，只見母親冰冷的手，和沒有呼吸而黃土一般的黃臉。許多人退出去了，使他驚慌，床頭是一座紅的棺材，知床邊一個燒香燭的桌子，床脚下是一個半明半滅的生油燈，其中只有一個活着的自己，和死了的她，這些東西已經佔了全室的一半，但他覺得如在沙漠那麼空曠和沈悶，屋外的光線又射不進來，整日如黃昏一樣，但是燃着的腊燭，照在她那蒼白的臉上，有些反光的地方，母親的鼻子很高，所以燭光照不到內部向牆的半面，呈着黑影，她的眼閉着，因為死而不能瞑目之故，反比平時要大，放出無限悲哀的光似的，似是在和自己的兒子對着，成為四目相融，愈顯得悲傷。桌上臘燭的火光不斷地在閃動着，所以一切陰影也沒有了一定的位置，一切似是

閃動，母親的手似是動了，又似是坐了起來，一切似是復活了。

定了定神，一切也消滅了。所見的仍是街市，這是異鄉。

這一切是他經驗過的，因為他見過祖母的死。

「這封信寄不寄呢？」他又回到他原來的問題去。

他到了郵筒，買了郵票，貼上了。他站在郵筒的前面欲把信向內面放進去，卻欲放手，忽然又收了回來，把信撕碎了。

這信是萬不可寄的！因為他在外已經一年，家人一定以為他已經死了，為他傷心的事已過，或者忘掉。現在又不能回家，為什麼要給他們知道呢？不是反使他們愛心嗎？

他忽忽地回到閱報處看見一本新的雜誌，創刊號的，他赶快看內容，首一篇為「現在的所謂教育」，筆名為喜炭。他看下去。

「……無論如何，現在中國的學校無一不是軍閥……的工具，潤人子弟的消時場，投機家的暫時飯桶

……窮苦學生的斷頭台……總之，是殺人的教育……

他知道了，這是晨煤寫的。

他看了，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

「晨煤，你現在到底在那裏呀？……」
這晚他很快就睡着了。（完）

一九三一，四，二十五畢。

「中國不亡，實無天理！」

現在抄錄幾段舊聞如次：

(一)

「余去年遊青島，散步于某公園，見一中年唐人，携一子，年約十二三，與一日本小孩相遇，因促狹，幾相撞，日孩亦約十二三歲，突向該中國小孩胸部擊一拳，幾仆，中國小孩無抵抗，祇哭向其父，父無法，携之他去。」

(二)

所謂「中法學術考察團」——實際上就是法國人所謂「黑種考察團」之後的「黃種考察團」，于

「六月一日發生法隊長卜安毆傷中國團員郝景盛事件。據郝氏與團員周寶韓的報告：是日行抵烏蘇尼蘇，法人正在攝製影片，郝氏誤入攝影的範圍，大招呼人卜安的憤怒。他首則加以辱罵，繼又逞凶毆打。當時卜安竟說：「我現在槍斃了你，也不算什麼一回事，不過是增加我們攝製影片的材料而已。並且我這樣的對付你，就是向你們中國人給一點小小的教訓。」當時中國團長褚民誼亦在旁邊，曾目覩其事，但無法制止。」

這個考察團本是中法合作，且規定有合作辦法若干條，內容大意有「中國團員有監視或制止法國團員在中國境內之一切不利中國方面之行動」這樣的規定。自毆打案發生，中國團員無抵抗，只函電交馳，請外交部嚴重交涉。結果，「全體同人為委曲求全計，

繼續進行，黃埔巡警的工作，進行非常順利。（社會與教育四六期。）

(三)

「哈爾濱電：十九日……日軍包圍長春……猛烈攻擊，傅營長陣亡，全營被繳械。……我士兵因奉令不抵抗，聽候繳械，死無數！」

「……日軍包圍長春，……我軍李桂林團，因鎗彈告盡，團長以下，全體自殺！」

(四)

「廣州某日反日大遊行，近西堤，適船家燃炮竹，學生隊伍開離驚散，狀極狼狽！」

「某演說員向我們說：我們中國幾萬人，不啻日本一個重砲，故我們只好抵制日貨。」

錄者按：看上面幾段舊聞，我們最少可以得出下面幾個結論：

1. 中國民族勢將根本消失人類應有的反抗性。
2. 在本國內地，受外人毆辱，結局是「無法制止」「委曲求全」，其人非奴性十足，軟弱至極，何至此！

3. 中國兵除「聽候繳械，死無數」外，唯一的反抗舉動便是「全國自殺」！嗚呼！無槍既無用，有槍更無用！

4. 所謂「血氣方剛」的學生青年，在國內一聞砲竹而狼狽奔逃，但及「重砲」便心寒口噤，嗚呼！人心如此，夫復何言？

中國人已將消失其應有之反抗性，對內是勇於屠殺，對外則唯有退讓。况復根本不圖長進，一切生產事業，全置之不顧。滿蒙人種地廣，不事經營，視若廢物。日本自知將有人滿之患，故蓄意開此天庫，不忍聽其廢棄，此亦世之公理所謂，中國人為甚又嗷嗷自援呢？

所謂「物競天擇」「弱肉強食」，乃事之至理，中國人不自圖長進，而甘為人殺滅，夫復何言？嗚呼！中國不亡，實無天理了！

一九三一，十，七日。

「維持中日友誼實為最重要之事」

直行

1. 革命外交文獻之一

東京路透電：陳友仁繼東京前語路透社通訊員稱：「本人此次來日，實欲攷察日本對華態度，以爲將來廣州政府籌劃外交政策之準備，蓋維持中日友誼實爲最重要之事。」

(轉錄本年八月十五日廣州共和報)

2. 中央非常會議製定國慶標語

中央非常會議製定國慶標語如下：(一)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二)辛亥革命是推翻專制創立民國的日子。(三)辛亥革命是總理領導同志奮鬥的結果。(四)紀念國慶要努力討蔣。(五)紀念國慶要肅清共禍。(六)紀念國慶要厲行地方自治。(七)紀念國慶要培植民治基礎，實現民主政治。(八)紀念國慶要努力經濟建設。(九)紀念國慶要繼續掃除封建勢力。(十)紀念國慶要努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十一)中國國民黨萬歲(十二)中華民國萬歲。(見廣州各報)

觀此，可見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不可打倒。「蓋維持中日友誼實爲最重要之事。」

3. 廣州的「三一八」

雙十節晚上廣州警察屠殺愛國羣衆道同事據十月十二日廣州國華報記載：「……又查此次兇殺之屠殺民

衆，似極有組織。在羣衆包圍永漢分局時，警察由局內以玻璃等擲擊羣衆，繼則衝鋒而出，向愛國民羣追擊，南追至天字碼頭，北追至財廳，東追至文德路，西追至維新路。屠殺羣衆後，即將局內夾萬搬出門前，詎指羣衆搶劫，又誣民衆爲共產黨，希圖掩飾罪過，並將民衆拘留至百餘人之多……且將死屍沒收，故是役死者確數，無從查悉云云。

這次大屠殺的起因，是因爲愛國羣衆檢查永漢路新世界洋貨店的仇貨。爲什麼當局不准檢查仇貨呢？因爲有傷中日友誼。請愛國同胞記住這句話：「蓋維持中日友誼實爲最重要之事。」

通 信 處	廣 州 法 政 路
定 價	中山大學附四星社 零售每份銅國四枚， 預定全年國內大洋五 角，國外七角。
廣 告 條 例	後幅全圖每期十二元 ，半面六元。連登多 期，價目另議。

本號專選各國上等
 顏色珠皮花旗白
 底精造各款新
 式男女靴鞋
 堅固耐用
 定貨依
 期

冠
 華
 洋
 鞋

諸君惠顧幸留意焉
 並接男女
 舊鞋打掌

設在文明西路
 門牌一百四十八號

中華洋服商店

附啓
 本店精做歐美服式
 軍學制服工精料美
 價錢克己兼備有各
 國洋貨西裝用品如
 蒙光顧倒屣歡迎鋪
 在中華中路門牌二
 百五十二號營業

精製童軍服裝
 代辦童軍用品

要辦滿意的童軍用品▲

請到▲